



晋書

8伊
1725
170



特
1735
70

晉書三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冊山田一人
郎君以贈



氏圖而南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
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夙古是
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竝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
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
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
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
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
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
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

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
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
于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苻黃神降徵
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
作孽倒裳衣于衽席感眇側於弦望則龍棊結釁宗周鞠爲黍苗
鷲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
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
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
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
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
親選良家旣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寶彰妒忌之情賈
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緇興滅所由義同畫一

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
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
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
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
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
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
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
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
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竝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旣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鳩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諡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于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旣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于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

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諡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諡王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諡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明先后興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沉哀罔訴如何穹昊

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熒熒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隆化帝業以創內敘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冲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薦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於天嗚呼哀哉靈輻夙駕設祖中闈輻輳動軫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授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

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
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
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追贈繼母夏侯氏爲滎陽
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
水趙氏早卒后依舅來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
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
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
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立爲皇后有
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
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

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
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
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
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
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
長大其端正美麗者竝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
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
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
思及世族子女竝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
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
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
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泣許之泰始十年

崩於明光殿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宜一作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諡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于是有司卜吉窆窆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譽二妃興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錄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朱紉斯煌續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

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旣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祖宮闈遏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紼告駕啓塗服翬綸狄寄象容車金路掩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翼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篋齊制遂初依行紀諡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映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妒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

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妒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惺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宜勅王公于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旣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爲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旣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

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昔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于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于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大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

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諡豈不以絲極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祇肅禮祀詢及群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群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讐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于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卽位盡誅諸竇當

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于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頡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諡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于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譜諡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于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思武帝聞而
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
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
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于紫廬非艸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
懼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而
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
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晡曖而無光兮氣惻
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
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
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歔
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于離別彼城闕之作
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沉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

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
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漣兮援筆舒
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
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
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
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妣歸周宣德中闈
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
嬪晉宇一作室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咷四
海動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
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
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
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

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
皇正位閨闈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
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
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充廣弘仁終溫
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群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
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察
祭服是治祇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
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矩一作軌亦能有亂謀
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
雨播中外禋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
賢教踰姒妣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
本支菴藹四海蔭焉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益聰曰聖允誠積

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
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
應嘗藥無良形神旣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
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
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歔不已若喪所生惟帝
與后契濶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卽窀穸言斯旣
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寔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
比素上世祕無珍寶哈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
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
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
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
魂之往矣于以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

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
輻軒弁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伉伉旌旒翻翻輓童引
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
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
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
星布群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祗奉迎我后安
厝中外俱臨同哀竝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肩闔旣闔窈窈冥冥
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
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儵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
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
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
寔宜慈焉撫育群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

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而焉咸寧二年納悼
后芬于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
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
生含聰履詰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
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妊邈似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媵令
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至車服暉映登位
太微明德日盛群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詰孔純愍茲狂
戾闡惠播仁蠲覺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
圉圉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順降祥表
精日月和氣烟燭三光朗烈旣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掩藹靈液
霏霏旣儲旣積待陽而晞瞻睨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
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

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竝行于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竝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

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冲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於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峇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

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頴荀勗竝稱克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及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艸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艸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妒是婦人之

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閻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竝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頌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旣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篋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

開篋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
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
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
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
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
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
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
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
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謚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
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
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
后手令盡意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

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
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
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
監侍東宮得親信于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
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一本謀欲廢后后數遣
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
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
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
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
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
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
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
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
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竝見外戚傳賈后既
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
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又以討
玄之爲名又敗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眎等唱伐成都王
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
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顥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
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與尚書僕射荀藩
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

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
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跣踵之心人想鑿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
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今上
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
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
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
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
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
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
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
下顥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朗東收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
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

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諡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妒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

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卽位追尊曰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晉書二十一

晉書三十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為琅邪王
 納后為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
 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
 上屋以為廟太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祗順昊
 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
 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
 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乃祔於太廟葬建
 平陵太寧中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為邳陽縣君從母

及古同

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鄉君

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哀由是爲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漸見疎薄及明帝卽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于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一作慈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真一本作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鄆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性仁慈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卽位立爲皇后冊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

成肅雖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懼不造熒熒在疚群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粢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一作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后卽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無極贈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丘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又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爲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群臣畢賀晝漏盡懸齋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且一本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絜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柏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

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王簿遐女大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温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爲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敬合禮典下太常江道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江彪啓應總麻三月詔欲降爲朞年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

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及康帝卽位立爲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及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歧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寔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美關睢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竝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群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群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隆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群

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沖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旣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

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兩雍本作議衛將軍衰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尙議謂父尊盡于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義一作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哀焉帝旣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妙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僉俛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及政依舊典于是居崇德宮手詔群公曰昔以皇帝幼沖從群后之議旣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

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一無索筆答奏云未亡人懼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始呈詔止字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于顏色及詔出温大喜簡文帝卽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群臣啓曰王室多故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宜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益無外雖有莘熙殷姁姁隆周

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機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竝以至主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一作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

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朞從之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潯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爲皇后后無子哀帝卽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爲零陽縣君與安帝俱西至

巴陵及劉裕建義一作議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饕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咸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卽位立爲皇后追贈母爰氏爲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陽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爲東海三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爲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

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竝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嫠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

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一本無明此二字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卽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于是立廟于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群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于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

宮而不配食于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于先帝至于子孫豈可
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
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
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母子竝失帝意俱被
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卽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
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
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
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

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
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
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
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
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
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旣至相者驚云此其
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
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
公主及孝武帝初卽位尊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
爲夫人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
啓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太休祐攸鍾啓嘉祚
於聖明嗣徽音于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

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
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
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
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
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
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于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
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
重謂應同于爲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朞
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修平陵
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

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旣
而謂人曰昔毛嘉恥于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
廕望如王蘊乃可旣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
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
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敘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
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妊媿配周而姬祚
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
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
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爲樂平
鄉君后性嗜酒驕妒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
訓誠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
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爲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子妃及安帝卽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于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燧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于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器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于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衰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於元老成王沖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袞各免華陽之覺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夷癸袞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劔辭恩池蒲起歎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王持尺威帝契濶終罹殷夏以蕞芬實窈窕芳菲婉嫵呂妾變羸黃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晉書三十二 列傳第二

晉書三十二 列傳第二

晉書三十三

列傳第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

晉書三十三 列傳第三

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
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
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封關
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母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
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
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
礪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
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
六百戶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
旣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
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
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

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大
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已以求謹言祥與何曾
鄭冲等耆丈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
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
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
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
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
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畱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
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
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
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
其權畱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

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
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
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
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甕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
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
已一作趣精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
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
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
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
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
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

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
雖每爲之感傷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諡曰元祥之
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
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
理致清遠一作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
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
太守卒諡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
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
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
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

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
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
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
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
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
河太守五等建封卽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
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
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
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
轉光祿大夫門施一作行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諡曰貞有六
子

裁基會正彥琛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
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
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
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
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
有傳

鄭冲

鄭冲字文和棗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
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一作存禮任真自守不
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側一作陋
命冲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畱太守冲以儒雅爲德莅職無
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爲從

事中郎^{一作}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
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
卽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
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
於沖然後施行一作及魏帝告禪使沖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
爲公頃之司隸李熹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頊等各以疾病
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
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
克平宇宙推述勲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
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勲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
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
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頊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

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
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
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
皆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
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
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
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
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
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
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
朕撫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
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

保傳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一作御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沖無子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好

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卽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忽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

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叅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項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代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一作攝存不

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一作威憑寵沐一作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一作令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母丘儉誅子旬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顓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勾其命詔聽離

婚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
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爲官婢以贖
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曾在
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
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爲賓主備大牢之
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旣出又過其子劭曾先敕劭曰客必過
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遷
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
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
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
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
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

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勲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
室廸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
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獎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袞職未如
用又厥辟之重其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
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
位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
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
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
煩不可久勞者艾其進太宰侍中一多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
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
尺牀帳簾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負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
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敕以常所飲食

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劾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表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卽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劬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劬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劬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劬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榮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歧嗣劬初亡表榮弔岐岐辭以疾榮獨哭

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強易弱榮乃止

何遵

遵字思祖劬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怙一作太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羨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旣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

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爲慙羨爲離狐令旣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宋本卿相乎旣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

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州泰一作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畱輕重於都陸輕兵渡

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眾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畱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人將入

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敕征東將軍琅邪王佃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効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廩上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讚時政其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

哉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夢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諡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爲終制曰延陵薄葬

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寔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雋崇以統爲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尚書郎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旣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眎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

穎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顥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兵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劉喬繼授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太傅越參軍俊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爲當世名士早卒雋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爲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旣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

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踞躄憂心如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卯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一作內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勲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卽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躔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

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秦始皇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恩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一作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

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鳩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鳩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傳祇所糺詔原之燒鳩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之^{一本無之字}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

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壅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蒔壅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蹠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

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一作身

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

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

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一作進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

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

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

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

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

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

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

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

潛印其言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倫秀秀

潛印其言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倫秀秀

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苞曾孫樸字玄真爲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瞻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

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爲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一本多猶字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旣出卽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爲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

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喻五侯而競爽春畦藿靡列於疑沍之晨錦障透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冲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操芳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貲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三十三

列傳第三

終



晉書三十四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衛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一本無日字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

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墓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爲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畱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爲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蹇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

垂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攸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

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

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夫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畱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處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聞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闚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尅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候就第竟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

庶人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頡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

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耽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詰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岍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

小字阿童因表畱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
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
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
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
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
丹水一作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
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一作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
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
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
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
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
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

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擐旗伏尸數萬
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
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
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
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
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
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
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
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竒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
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
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

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畱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沖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且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以

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

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祐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不能詰祐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祐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人

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祐蹈德冲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祐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

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諡曰成祐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祐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祐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

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州人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祐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儉一作會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諸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祐參同庶事祐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關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爲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

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例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祐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祐昔吳爲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討兵不喻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

鄉侯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卽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祐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祐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畱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祐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祐

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繼愚謂鉅平封宜同鄴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爲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旣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報祐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祐同母兄承俱得病祐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爲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爲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祐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僞

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慙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爲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爲徐州刺史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察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旣

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

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一作封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已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劄薦劄之理卽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

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顏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一作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闕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

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諛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旣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

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
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一作駙馬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
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
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
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
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
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
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
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
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
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
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

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
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
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
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
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
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
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
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
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
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
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
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

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竒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竒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旣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

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旣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瘿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瘿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頭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旣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澧清諸水以浸原田

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泰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

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

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錫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又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

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羶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又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

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地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為武庫

晉書三十四

列傳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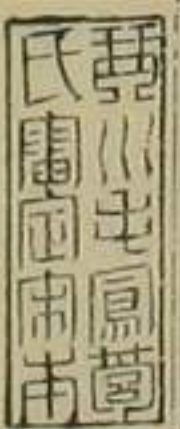
終



晉書三十五

列傳第五

陳騫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

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郟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
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
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
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人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
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之本多恥願陛下詳之時
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
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
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
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
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
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
德統又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

方事今聽畱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

司馬官騎大軍

車一作

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

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畱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
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
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
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
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
有疾聽乘輿上殿騫素無蹇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
敬時人以爲諂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
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袞斂贈太傅謚曰武
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
嗣爵

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軍本多將
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
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
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頽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
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元本多
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
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
後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儉嘗薦
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
學強記無文不該季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

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顏冉游
夏之美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
免頃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
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
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
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
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頽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
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
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
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
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
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旣卽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

大夫王沉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熹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喆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畱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

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旣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旣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阡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

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宣獻

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元初秀以尙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旣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顧濬嗣位至敬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顧嗣

顧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顧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卽顧從母夫也表秀

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顧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顧襲爵顧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顧兄子憬爲白衣顧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顧請以封憬帝竟封顧次子該顧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庶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顧奏脩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旣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顧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

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顧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顧爲言談之林藪顧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顧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顧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

陳禍福之戒與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顧
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幸
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
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
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
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顧上言賈模適亡復
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
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
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
常之詔又表云谷絲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
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
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

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
世以爲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
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
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
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
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
子之廢也顧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顧深患時俗放蕩不尊
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
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
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
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
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

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惠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

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

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
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
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
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
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
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
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與懷末以忘
本則天理之真減一作減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
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類而著貴無之文將以
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留懷宜
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
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冠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

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
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
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
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頽用矍
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
文摛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
頽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
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
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
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
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

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頗甚惡之倫數求官頗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海王越稱頗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頗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爲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畿爲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前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真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

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一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尙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

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旣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祇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真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尙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璋旣伏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

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後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儁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傳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諡曰元有五子輿瓚憲禮遜

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諡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爲亂兵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咀

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世等世荷晉榮恩
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咀誠心且武王
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旣不欲以道化
厲物必於刑忍爲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
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
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
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
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
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
二子挹鼓並以文才知名鼓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
鼓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
遼爲人所獲魚誣鼓使已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爲備時季龍適

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鼓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
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
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
人峙子邁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
中爲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
兵有不奉法者罪使一作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
妹夫也越旣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
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故悉皆散走盾
奧奔淮陰妻子爲賊人所得奧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
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
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徵爲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
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

於軍中及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爲敬豫焉

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頽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頽頽符契時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目一作自以清通俱爲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旣順才才膺世至高平沉敏蘊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笥媯皇鍊石晉圖開秘頽有清規承家來媚

漢書
正本

晉書三十五 列傳第五 終

馬川中鳳尊
氏廣印

